

XIN SHIQI
ZHONGGUO SHIGE DILI

新时期
中国诗歌地理

安徽卷

北卷

北魏
◇ 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XIN SHIQI
ZHONGGUO SHIGE DILI

新时期



中国诗歌地理

安徽卷

北卷

北魏
◇ 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北魏主编.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676-3814-3

I. ①新… II. ①北…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289号

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

北魏◎主编

策 划:张奇才

责任编辑:何章艳

装帧设计:丁奕奕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57

字 数:241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814-3

定 价:600.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

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梁小斌 姜诗元 杨四平

主 编 北 魏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 度 丁友星 山中子 王太贵 夭 夭 风 儿
方文竹 皮 旦 江 耶 吴 笛 吴少东 邱晓鸣
何吉发 汪 抒 沙 马 张建新 阿 尔 阿 翔
陈荣来 牧 野 秦士红 袁 魁 徐 红 崔国发
程勇军 詹成林 碧 宇 樊 子 魏文文

不断重临的起点、偶尔登临的高点和难以企及的顶点

——序《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

杨四平

提到中国新诗,就不能不提到胡适,因为他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众所周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机缘巧合的是,李白墓在安徽当涂青山。据此,我曾戏说:青山,中国古诗终结处;上庄,中国新诗出发地。尽管中国新诗的起点,不像现代中国小说的起点(《呐喊》与《彷徨》)那样辉煌——起点即顶点,但它毕竟是包括中国新诗在内的其他现代中国文学的总起点。由此可见,以“徽骆驼”自喻的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非凡!也许,正是因为中国新诗的起点不是顶点,所以它才拥有不断重临的起点、无限开放的时空、大有可为的可能和众说纷纭的景观。

—

人类社会由现代进入后现代之后,总体论、本质论和阶级论在阐释消费时代时显得力不从心,逐渐变得过时与失效;而性别理论、民族理论、社群理论和区域理论乘虚而入,成为应对后现代或者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杂”时代的理论利器。在此背景下,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编选和研究提上了21世纪议事日程。前几年,我牵头编著了《安徽文学史·第三卷(现当代)》。现在,北魏主编厚厚两大卷《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可谓适

逢其时，具有时代必要性。

之前，有几个诗歌大省也出版过类似的以省份冠名的诗歌选本，有的是现代诗选，有的是当代诗选，有的是新时期诗选，有的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诗选，有的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诗选，还有的是百年诗选。但是，选编新时期安徽诗选，且以“地理”来标识，尚属首次。这个选本与其他省份类似选本的不同，不仅仅是省份上的简单区隔，在先决条件、丰富内涵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

二

安徽是新时期诗歌大省，这几乎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诗歌共同体的共识。那么，安徽为什么能够成为诗歌大省？或者说，安徽成为诗歌大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以为，新时期安徽诗歌的发生发展，具有以下几个必不可少的“安徽基因”。第一，儒商思想。徽商“贾而好儒”，亦商亦儒，主张经世致用，重视人文精神。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商思想使得新时期安徽诗人在思想解放和经济大潮中游刃有余。第二，时代担当。远的不说，单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就有自由派胡适、激进派陈独秀和守成派梅光迪，他们各自代表的思想就像三条河流那样，一起推着新文化运动奔向大海。新时期之初，安徽诗歌界在“拨乱反正”方面走到了全国前列。公刘在《诗与政治及其他——答诗刊社问》里说，尽管新时期国家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但“这绝非意味着要求摆脱政治，完全摆脱政治的纯诗是没有的”。他认为，诗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依附或者否定关系。他既理性地认识到新时期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又对此保持高度警觉。他曾大声质疑：“我们报刊上的诗的废品和赝品能不能减少一点？”第三，变革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公刘撰文《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力挺以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为它们“闪烁着一种陌生的奇异的光芒”而倍感欣喜，同时，他呼吁人们重视它们，要将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加以研究，而非粗暴地呵斥和无理地否定。公刘的此番言论要比“三个崛起论”早！第四，骆驼韧性。骆驼具有耐饥耐渴、顽强

拼搏、坚忍不拔、默默前行的品性。这种“徽骆驼精神”不唯徽商独有，安徽诗人也有。他们埋头苦干，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新诗。第五，桐城文脉。虽然胡适和陈独秀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但他们反对的是“桐城派”里面的“死文学”“死思想”和“死道德”，而非全盘否定。桐城派的优良传统像血液一样在安徽诗人身上流淌。胡适提倡的“言之有物”与方苞的“古文义法”就存在渊源关系。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与新时期安徽诗歌也存在传承关联。第六、江淮区位。安徽是江淮大地，位于中国中部。安徽诗人若“北上”，可成就海子神话；安徽诗人若“南下”，可与《深圳青年报》联袂推出轰动新时期诗坛的“两报诗歌大展”。

三

新时期安徽诗歌起点很高。新时期安徽诗歌亮点纷呈——

如果从诗歌传播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安徽诗歌之于新时期中国诗歌最大的贡献是，《诗歌报》对新时期先锋诗歌创作和传播的积极推动作用。以“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和信息性”为办刊宗旨的《诗歌报》在新时期全国诗歌报刊中独领风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声望远超《诗刊》和《星星》诗刊。尤其值得赞誉的是，《诗歌报》对于第三代诗的横空出世，可谓功不可没。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总第51期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一辑），发表“他们”和“莽汉主义”等诗派的宣言及作品，正式揭开第三代诗运动的序幕。一大批第三代诗人、诗歌及其诗论，由此得以发表和流布。人们常常以“众声喧哗”来形容此番盛况。当然，一些思想观念保守的人，却责难《诗歌报》打开了新时期诗歌的“潘多拉盒子”，为虎作伥。但是无论如何，《诗歌报》大力促成了中国新诗从朦胧诗转向第三代诗。

如果从新时期安徽诗歌发展轨迹来看，我们可以“从公刘到梁小斌到海子到xxx”的逻辑线索来梳理和描述。至于谁能接住海子，成为海子之后的xxx，只有时间老人说了算！公刘是新时期“归来者”诗歌写作的代表。进入新时期，他已从一位吹叶笛和唢呐的歌者，化身为一位承担与抗争的沉思

者。他的《沉思》前后反复吟咏道：“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提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痛苦而理性的质询。而他的《哎，大森林！——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以“大森林”为核心意象，揭示那种抹杀记忆、淡忘历史的可悲可恶情状。新时期公刘的诗，通过写具体历史事件，寄寓诗人对历史的思考，最后上升为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具有警世意义。难怪公刘后来告诫文学界同仁：文学不能缺钙！而青年诗人梁小斌则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二”鸣惊人，成为当年朦胧诗人6位代表之一（其他5位是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而这两首诗常被选入新时期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材。如果说海子生前以“麦地诗歌”在圈内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死后他的声名大振，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诗歌界和文学界，成为新时期的文化英雄，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尽人皆知。在新时期诗歌作品中，有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的，只有海子这首诗！海子之后，新时期安徽诗歌，像新时期整个中国诗歌那样，失去了轰动效应，并迅速边缘化和专业化。这里讲的“专业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完全成了热爱诗歌、钟情诗歌和献身诗歌的诗人和诗评家“内部”的事；诗歌写作与交流，成为诗人和诗评家之间自娱自乐的事。因此，诗歌在诗歌圈内很热，但在诗歌圈外很冷。这种冷热强烈的对比，使诗歌圈外的社会人常常发出“诗歌已死”的感慨。毕竟隔行如隔山，诗歌内部热闹景象常人是熟视无睹的，只有作为当事人的诗人和诗评家“冷暖自知”。具体来说，海子之后新时期安徽诗歌，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些小的诗歌群体，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陈先发与“若缺”诗社及其诗歌论坛、余怒与“不解”诗歌论坛、杨键及其一批写现代禅诗的追随者、皮蛋与“垃圾派”等等。当然，他们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省内，在外省乃至在海外也有很多追随者。由此可知，安徽诗歌在新时期中国诗歌版图里，不仅从来没有陷落，反而处于突出位置，且这种突出不是靠“运动”起家，而是靠“实力”说话。

我们先从获奖情况来看，在由《诗刊》社举办的“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获奖作品中，安徽获奖诗人及作品有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公刘的《沉思》、梁如云的《湘江夜》、韩瀚的《重量》、梁小斌的《雪白的墙》

和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要的手臂歌唱——献给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颂歌》，占17%。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1979—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选活动中，公刘的诗集《仙人掌》获一等奖。此后，安徽诗人在全国获国家级大奖的次数就很少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18年，陈先发的诗集《九章》获得鲁迅文学奖。显然，我们不能以“国家级诗歌奖”来论诗歌英雄，毕竟评奖只是文学评价的一种标准和尺度。

我们还可以从入选教科书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安徽诗歌的经典化。据我所知，入选大学中文系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新时期安徽诗歌，除了上文提到的梁小斌的那两首外，还有公刘的《西盟的早晨》和《哎，大森林！——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以及海子的《亚洲铜》。而入选要求最为严苛的、教育部主持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的新时期安徽诗歌有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上名单与数据足以证明新时期的安徽不但是诗歌大省，而且是诗歌强省。

四

那么，为什么安徽诗歌在新时期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如此显著？换言之，新时期安徽诗歌的突破点何在？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与安徽诗人始终不歇地求新求变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初，胡适提倡写作“白话诗”，并公布“作诗如作文”的白话新诗写作方略，由此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新诗创作潮流，并最终使新诗成为中国诗歌写作的主潮。胡适作为“五四一代”的代表，不管是《老鸦》，还是《蝴蝶》《鸽子》，都属于詹明星所说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写作”。梁小斌最初创作的朦胧诗也属于这类写作范畴，但他很快就与之“断裂”。他的组诗《断裂》是根据他1974—1984年的日记整理而成。这种“断裂”表征着梁小斌开始寻找另外一个新时期诗歌写作的新起点，也可以说是梁小斌对胡适提出的新诗起点的再认识、再发现和再实践。早在1982年，他就创作出了《为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而甜蜜》，并且在《断裂2》里开始写隐秘的身体。这些写作都比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

“生活流”和“身体写作”要早许多。1984年，梁小斌说：“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由此可见，梁小斌是朦胧诗内部最早“出走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三代诗写作的引领者，只不过这些东西被他身上的朦胧诗光环遮蔽了，也被后来的第三代诗运动给淹没了。质言之，梁小斌当年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观念，构成了后来大规模的第三代诗写作的资源与“小传统”；梁小斌是第三代诗歌写作的源头性诗人。你总以为梁小斌仅仅是一个著名的朦胧诗人，但你错了，他还是第三代诗写作的开启性诗人。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他是朦胧诗人，也可以说他是第三代诗人，还可以说他是其他什么诗人（比如“片段写作”诗人）。2007年，他还撰文《我为写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说他的那首诗像当年许多反思诗一样，只抓住了“坏思想”，而放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坏人”！这种反思鞭辟入里、敲骨吸髓、掷地有声。他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把解剖刀对准自己，理性认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此一来，他的写作就达到了难得的高度，而这是许多“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都没能达到的理性高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梁小斌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爆发式地写那种不分行的、不为文体所困的、话语块状呈现的、“杂语”体式的“片段写作”（他自称“断章集合”），如《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之类的“诗散文”（残雪）。而西川那时还在写纯诗（如《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阳中的蝙蝠》等）。西川要等到90年代才改写这种类似于梁小斌的“片段写作”，如影响较大的长诗《致敬》《鹰的话语》等。基于此，我曾说，在当代新诗“片段写作”方面，西川“接力”了梁小斌。但与梁小斌的构思不同，西川的“片段写作”一泻千里，大有一发不可收之气势。换言之，如果说梁小斌的每一篇“片段写作”是几个火把，那么西川的每一篇“片段写作”就是一片火海！而两者相同的，都是“片段写作”，都是通过诸多“细节”推动沉重思维，展示汉语、诗思和人格的光亮与魅力。

胡适当年不但提出了作白话新诗最起码的标准——“作诗如作文”，而且到了30年代还总结出了作新诗的好诗标准（所谓的“胡适之体”）——“说话要清楚明白”（深入浅出、言近旨远）、“用材料要剪裁”、“意境要平实”。与其

说海子继承了胡适诗观,不如说海子发展了胡适诗观。在《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里,海子把诗分为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而在其他文章里,他又反复论及“伟大的诗歌”。由是观之,在海子心目中,诗应该分为“纯诗(小诗)”“唯一的真诗(大诗)”和“伟大的诗歌”三类。我赞同这种分类。因为,在我看来,诗歌至少存在三种诗意:一种是像奥登那样为争取“诗歌主权”而创造的诗意。它类似于海子所说的“纯诗(小诗)”。一种是像叶芝那样为争取“人民主权”而创造的诗意。它类似于海子所说的“唯一的真诗(大诗)”。海子说:“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人民的心’是唯一的诗人”。一种是既为争取“诗歌主权”又为争取“人民主权”而创造的诗意。我理想中的“伟诗”类似于海子所说的“伟大的诗歌”。在《诗学:一份提纲》里,海子高屋建瓴地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这里涉及原始力量的材料(母力、天才)与诗歌本身的关系,涉及创造力化为诗歌的问题。”他还提供了创作这种令人钦羡的“伟大的诗歌”的诗学方案,那就是,“必须清算、打扫一下。对浪漫主义以来丧失诗歌意志力与诗歌一次性行动的清算,尤其要对现代主义酷爱‘元素与变形’这些一大堆原始材料的清算”。他极其严苛地说:“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的成功的伟大诗歌。”由此可见,海子心目中的“伟诗”,既非人类历史上“英雄时代”出现的“正式史诗”,亦非中世纪出现的传奇色彩很浓的“英雄史诗”,而是像文艺复兴以来先后出现的神性十足的《神曲》和《浮士德》那样具有史诗般恢宏的“新史诗”。胡适心目中的好诗,只相当于海子心目中的“纯诗(小诗)”。海子还要求创作出“大诗”和“伟诗”。海子的某些长诗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新诗创作的顶点。每一种新诗建设的构想和实践,都是新诗创作试图回到起点,回到常识;然后重新对标,重新出发,重新冲刺;有的已经达到了某种高点,但罕见有能够达到顶点的。

早年余怒力主歧义性的“混沌”诗学。但“混沌”到什么程度才是诗的?

或者更进一步说，“混沌”到什么程度才是好诗的？才是“大诗”的？才是“伟诗”的？这些问题需要反复追问。近年来，他换成“语言规约和言语化”的表述。他说：“当言语中的语汇、叙述和表意方式、语感等转化为一种文学规约并为普遍采用时，新一轮的言语化便即将开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具体作品而言，并非它的言语化程度越高，它的生命力和文学意义就越大。大白话、白开水式的作品就是反证。”早在10年前，我与北魏就针对新世纪新诗写作的种种病象，明确提出“反对伪先锋”“干预周边事态”“直接叙写”和“重塑现代汉语”。近两年，北魏又提倡“平面写作”，表示要去掉那些强行附加上去的、人为包装出来的、所谓的诗意。

概言之，不停地变革，持久地超越，使得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安徽诗歌的源头活水永不枯竭，且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活力和魅力。

五

陶醉于新时期安徽诗歌的成就和荣光，从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新世纪安徽诗歌发展面临的诸多难点和痛点。当前的诗歌写作仿佛在自生自灭。对此，评论界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我想：是时候了！到了需要站出来评说诗坛写作现状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连自己身处何方都浑然不知，我们将何以为继？我们将怎样前行？我不反对网络诗和口语诗，但我也绝不盲目赞同网络诗和口语诗，关键要看是什么样的网络诗和口语诗。像其他地区的网络诗和口语诗写作那样，安徽的网络诗和口语诗写作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十分巨大。我以为，只有当自由与创造结合在一起，才是有价值、有担当的自由。许多“网络诗”只有“网络”而无“诗”。难道我们仅仅因为网络诗能使诗人充分享有创作、发表和交流的自由，就可以在诗歌质量要求上为它们网开一面吗？优秀的网络诗人“应该使得作品具备一定的大师品相，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作品’，而非‘产品’”（黎保荣）。

与网络诗一起“大兴”的是口语诗。口语诗最为诱人的是其鲜活生动及其变动不居的力量。口语诗原本对抗的是“书面语诗”。口语诗写作在推进

新诗写作方面, 战功赫赫。而新世纪已经不存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抗辩了, 也就是说, 新世纪口语诗写作没有了对抗性, 如果硬要找出其对手, 在我看来, 那就是它自身。自己拿自己开刀(如此一来, 就有“前口语诗”“口语诗”和“后口语诗”之分), 这本是件大好事。但令人惋惜的是, 新世纪口语诗人大都误把口语写作当作口语狂欢, 没有“激发个人的道德反省”和“个人的伦理感觉”。也就是说, 很多新世纪口语诗只有“口语”而几无“诗歌”。如果说新世纪口语诗除了关心口语外还关心点什么, 那么它们还关心一点包括自己在内的平民百姓(尽管他们之中有的诗人不是平民百姓, 但他们宁愿将自己“矮化”或降格为平民百姓)的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他们缺乏应有的气度和气象。新世纪口语诗的叙述, 是一种典型的微末叙述。微末叙述本身没有错, 关键要看如何微末叙述。事在人为, 乃真理也! 向杜甫学习、致敬! 在开始“小叙事”之前, 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们学了杜甫没有? 我们学得怎样? 对于杜甫的名诗《北征》, 古人赞不绝口: “每于忙处借以无要紧事写得极情尽态, 反觉意趣无穷, 此惟老杜能之”(张上若); “叙事言情, 不伦不类, 拉拉杂杂, 信笔直书”(查慎行)。杜甫的诗歌作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象抒情诗所无法比拟的。写“大”事不易, 写“小”事更难! 而在杜甫那里, 小事不小、杂事不杂、闲事不闲; 至关重要, 要进行艺术转化, 要用生活和诗性的光亮去照亮它们但又要不留痕迹。质言之, 对作家诗人而言, 写什么也许不是很重要, 同样, 能不能被别人接受也不重要, 关键要看以什么心态写以及用什么方法写, 而且要写到极致, 写到极致就是好作品!

我以为, 新世纪口语诗写作要辨识并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 事实与真实。按雅各布森的观点, 诗的真实是诗人把“对世界的独特的态度”转化为诗的艺术结构并通过文本表现出来最终被人感知到的复杂结构。一些口语诗人误把“事实”当作“真实”。他们埋头记录自己或者别人的吃喝拉撒和一地鸡毛。这种“假小空”与“假大空”一样令人生厌。一些口语诗人不明白他们乐此不倦地记下的那些“私事”与别人有何相干! 别人哪里有闲心去阅读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 于是, 他们开始责怪别人看不懂, 或者他们干脆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是写给下个世纪读者看的。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态和

皇帝的新装式的做派。他们不懂得审视自己的情感和提高自己的理性，更不知道去关心民生国际和生存哲学。因此，他们的写作几乎匍匐在地，站不起来，头也抬不起来，看不到远方。第二，经历与经验。许多口语诗人误把“生活材料”“生活经历”等同于“生活经验”。诗的经验“来源于诗人个人所体验到的自然、社会、现实和生活”。也就是说，诗的经验不是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更非物质主义的。第三，间接与直接。一些口语诗人错把记流水账视为诗的直接性，进而使自己成为自己一个人或他人日常琐屑生活的记录员。他们沉迷于为口语而口语，为琐屑而琐屑。试想：如果没有想象、情感、隐喻、悖论、反讽，如果没有相应的修养、境界和襟怀，口语诗直抵人心的诗性将如何获取？“实”如果没有与“虚”相伴相生，口语诗写作连艺术也谈不上，更遑论诗性。第四，同质与异质。新世纪口语诗写作已由之前抗辩性的“姿态化”，发展到了当下自恋性的“风格化”。如何破解这种无节制的风格化？如何莫把絮絮叨叨的口语“喷”成了人人厌恶的口水？如何避免口语诗写作同质化而走向异质化？我想：首先，要学习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启蒙的卓见、胆量和修为，只有这样口语诗写作方能“知本味”（《墓碣文》），也就是要来一次彻底改造的新的“凤凰涅槃”；其次，除了关心“写”，关心诗歌本体，更要关心“人”，而且是有风骨、有风度、有风韵的现代人，要使口语诗写作达到鲁迅所期盼的“攫人心”之目标；最后，就是要使口语诗里充盈着现代的公民意识。我曾说：“新世纪诗歌有着一致的文化诉求：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臣民意识，也迥异于现代中国的准人民意识和人民意识，“它包含着权力意识与义务意识，具体来说，它指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共精神、自主理性等”。质言之，我只欣赏始终保有旺盛生命力的、有气度的、有气象的、有气质的、站起来的、真起来的、美起来的口语诗。而且，我也相信，口语诗写作能够写出好的口语诗、大的口语诗，乃至伟大的口语诗。

全球化和大IP时代，的确给新世纪诗歌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和时空。但我们谈论自由和享受自由之前，一定先要像弗洛姆那样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前者是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者是指“自由地发展”。我们只有警惕“消极自由”而发展“积极自由”，才能使新世纪诗歌写作大有可为。

这是包括安徽诗人在内的所有诗人都需要警惕的。只有意识到了并且能够克服上文所说的思维惯性和写作陈规,同时,注意处理好诗歌写作的事实与真实、经历与经验、间接与直接、同质与异质之关系,网络诗和口语诗等诗歌写作才有可能冲向诗歌高点,乃至有可能抵达诗歌顶点!

我真诚地希望,新世纪中国诗人要有气象和格局,要专心致志,起点要高,要认清难点,要竭尽所能使自己的写作到达诗歌高点,同时,让顶点之光始终照耀我们并激励我们奋力向诗歌顶点攀登。这也是新世纪安徽诗人再出发,续写辉煌的前提和基础、现实和愿景。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于安徽师范大学

目 录

合 肥

- 梁小斌的诗(15首) / 3
陈先发的诗(14首) / 20
姜诗元的诗(11首) / 33
祝凤鸣的诗(12首) / 49
张岩松的诗(14首) / 62
管党生的诗(4首) / 81
叶匡政的诗(12首) / 83
老巢的诗(10首) / 94
吴少东的诗(14首) / 103
汪抒的诗(14首) / 120
侯卫东的诗(10首) / 133
魏克的诗(12首) / 145
萧然的诗(6首) / 160
孙启泉的诗(11首) / 166
木叶的诗(9首) / 175
徐后先的诗(10首) / 182
孙启放的诗(9首) / 191
黄玲君的诗(8首) / 200
宇轩的诗(7首) / 209
罗亮的诗(10首) / 215
江不离的诗(8首) / 223
何冰凌的诗(7首) / 231

- 尚兵的诗(5首) / 237
朱超的诗(4首) / 241
许敏的诗(6首) / 245
田晓华的诗(7首) / 250
俞凌的诗(5首) / 254
红土的诗(6首) / 259
闫超华的诗(6首) / 262
雪女的诗(4首) / 267
杨沫子的诗(2首) / 270
许洁的诗(3首) / 273
方华的诗(3首) / 276
徐革萍的诗(5首) / 279
蓼青的诗(2首) / 283
秦学祥的诗(2首) / 285
韩新东的诗(2首) / 287
许泽夫的诗(2首) / 291
俞昌文的诗(4首) / 293
邬云的诗(2首) / 297
余子昧的诗(3首) / 300
墨娘的诗(2首) / 303
力夫的诗(1首) / 305
冰马的诗(2首) / 307
詹用伦的诗(2首) / 309
秦芳的诗(2首) / 311
凡非子的诗(4首) / 313
陆新生的诗(3首) / 317
李远波的诗(1首) / 321
时红军的诗(2首) / 325
蓝角的诗(7首) / 331
袁超的诗(5首) / 338
查结联的诗(6首) / 346
蒋维扬的诗(2首) / 352